“透明性”源于建筑学的概念，分为物理的透明性和现象的透明性。物理的透明性就是材料所形成的透视效果，而现象的透明性则可理解为一种绘画中的多层次，具有潜在秩序，能多种解读的多义效果。物理的透明性是，景深相对深远，重视材料感，重视光的分布和运用，具有单一或者少量阅读方式。而现象的透明性则是浅景深，强调平行透视，消除透视感，重视画面的秩序和组织结构，具有多重阅读方式。

“透明性”既清晰又模糊，既遮蔽又穿透，既有“通过、通达、显露、充分”之意，也有“朦胧、隐约”之态，又有“极致、纯粹”之精神价值。其多重反复的坐标系统，不同媒介和价值属性的作品在空间中互相叠压，互相渗透，彼此联系，既形成平面的浅景深的呈现，又形成透视关系造成的空间角度。秩序、叠化、层次、界面化，虚空和实体成为一种三维的组织形式。严善錞用硫磺粉和橄榄油实验出的“浅腐法”铜版画，使一种纤细和柔软的划痕得以在短暂的时间内被隽刻。史金淞用啤酒瓶碎片组成的假山石，使尖锐的伤害转化为赏玩的对象。刘卓泉的玻璃瓶矿物色内画的水滴，使透明这个概念得以在实体和图像的概念中反复。沈瑞筠的多重绢本水墨与铅笔透明薄片的装置，在光和影的互相叠压中穿透。郑江的坦培拉油彩画在透明的基底上，描述戌时即晚上七点至九点，透过海棠花玻璃窗纹样的天空之色。张杰东的布面丙烯描绘了不断扭转的透明空间的三维性，纽约艺术家Kikuko　Tanaka的透明唯美而又惊涛骇浪的青春影像，贾淳研制了一种特殊光泽的亚克力材质，杨鑫用生物学切片组合成某种颜色生成的生命物质，罗苇用低低浅浅的材料留存生活的痕迹。艺术家们通过或精确细微，或柔软清淡的笔触，模拟了不断层化、虚化和叠加化的空间体验。透明性并不是仅仅以透明材质作为介质，而是强调彼此渗透而又并不互相破坏的关系，空间成为作品的第三界面。从而彻底激活作为“底”的背景，和摆放其上的作为“图”的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开发对内部空间的整体的连续性。透明性既吸收矛盾，也吸收局部的特异，使展览成为一个连绵的想象的界面。